



中篇小说卷 · 下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编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一辑

中
篇
小
说
卷
·
下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中篇小说卷. 下 /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063-7082-0

I. ①优… II. ①优…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内蒙古 ②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8.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7009号

中篇小说卷·下

编 者: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责任编辑: 陈晓帆 周 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67千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082-0

定 价: 3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葛笑政 王金喜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丛龙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初始成果开始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荒蛮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岩 啸 [001]

嘎·希儒嘉措 著 白·呼和牧奇 译

蒙兀儿斤大伯 [095]

巴·格日勒图 著 席·照日格图 译

森林的叹息 [169]

巴布 著 照日格图 译

老人与戈壁 [229]

阿尤尔扎纳 著 照日格图 译

中年万岁 [285]

赛音巴雅尔(已故) 著 照日格图 译

岩 嘯



嘎·希儒嘉措 著

白·呼和牧奇 译



嘎·希儒嘉措

蒙古族，195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赤峰市文联专业作家。曾出版诗歌、中短篇小说、散文

集四部，编著、译著六部。获得省、自治区以上文学创作奖十四次，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四次，“敖德斯尔”奖、孛儿只斤蒙古文学奖各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两次。五篇作品被选入初中、高中、大专院校课本，部分作品被翻译介绍至国外。



白·呼和牧奇

曾用名白铁宝，蒙古族，1959年生。诗人、翻译家、文化学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

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文学翻译家协会理事，日本国北海道蒙古文化会海外顾问。用蒙汉日文出版诗集七部，蒙汉日互译作品达五百万字。

孟夏正午的骄阳当空炙烤，夏营地油绿的草场上牛羊攒堆停歇。

“爸爸，这个小木匣子放哪儿？”南斯乐玛在收拾房屋之前指着用包袱包裹的黑色小木匣子问海姆楚格。帮助父亲从牛车上卸下六个哈那^①的蒙古包搭建起来，往里面搬运家什，前后忙活很是疲惫，但她脸上却洋溢着喜悦之色。从做姑娘时起就早已习惯了迁徙搬家之事，已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但是，做了媳妇后的第一次夏营盘搬迁，让她感到格外的心旷神怡。用手掌擦拭渗于额头的汗水，向后笼络梳理耷拉在脸上的秀发，朝父亲矜持地微笑时，眸眸里闪耀着可人的灵光，显示着乡下草原不多见的美貌少妇的风韵。

端坐在蒙古包中央打点火撑子^②的海姆楚格听到儿媳的话

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① 哈那：蒙古包毡壁的木质支架。

② 火撑子：放置在蒙古包中央熬茶煮饭的支架型炉子。

后欠了欠身，看着她不停地里外忙活，投去疼爱的恩慈目光，他说：

“喏，孩子啊，把那递给我，爸爸收拾吧。”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南斯乐玛递给他的粗布包裹的小木匣子，转身朝向了西北方向的哈那脚。

海姆楚格是个何时都不会发怒烦躁、不说生硬呛人话语的人，他心善仁慈、温和谨慎、宽容厚道。现已年过六旬没齿皓首，作为他一生经历生活的坎坷蹉跎的印证，满脸刻下纵横交错的褶皱。同时，他暗自总感到身体有些不适的征兆，曾经膀大腰圆的身体日渐消瘦，近来更是眼窝凹陷，面部憔悴，只有鼻梁显得愈加凸出了。在偏远的乡下，年迈的人总是把这种突如其来的不适状态归结于年龄，几乎没有人怀疑其为疾病，很少有人去问医就诊。但是，海姆楚格自己却清楚地知道这个每况愈下的状况的缘由。那是二十年前，他守护着绝气的妻子，自己却失神摔倒后，心里落下残疾，几经治疗也没有除根，残留成了病魔。老汉清醒地感悟到这个背后有来头的东西肯定会纠缠住他的生命不放。他也没让儿子和儿媳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向来就是个心气坚强的人，所以，咬着牙抵御着病魔的逼迫和折磨。疼痛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让他死去活来，退去的时候却如同抽丝一样释然。这个东西给了老汉二十年的暗示，不定哪天就把儿子遗孤于世，这让他担惊受怕到现在。但是，侥幸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现在老汉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儿子如今长大成人，老朽身躯成为多余也是自然之理。然而，只有一件东西让他留恋纠结着现在的生活。那就是那个从未撒手、悉心看护到如今的小木匣子。为此他感到非常遗憾和揪心。

“爸爸，我去泉眼打水回来熬茶。您的脸色很不好看，先躺一会儿吧。剩下的活儿等他回来再说吧。”媳妇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一样说着，她在包里的主座上铺开生牛皮，摊开纳线毛

毡^①，提着水桶出去了。

“心地善良的好女儿啊。可怜的孩子，阿尤乐贵是个给你帮前忙后的那种人吗……”老汉随其身后自言自语着长叹了一口气。他没有按照媳妇的嘱咐躺下歇息，起来在哈那脚的西北角挖了个小坑，用防潮塑料布包裹好那个小木匣子放在里面，上面搁上了木板子。接着，他把搬进来的四方木头柜子置放在上面，将容纳圣人雕塑的佛龕摆放在柜子的正中央，点起了线香和长明灯，清理整肃了衣帽后跪下，合掌祈祷道：

“列祖列宗，宇宙上苍，山神地祇，请求保佑。请赐给我们头上没有灾祸侵袭，脚下没有苦难遭遇的国泰民安的盛世吧！”这是海姆楚格每次搬迁搭营后，必须首先虔诚地完成的一项既定的礼仪。然而，他信奉膜拜的不是喇嘛神佛，而是山神地祇、列祖列宗。原先他家有几幅祖先的画像，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给烧毁了。后来，他托邻居一个上大学的名叫巴雅尔的小伙子请来这尊成吉思汗的塑像供奉起来。他非常虔诚地敬奉这尊祖先的塑像。可是在老汉外出的空当，儿子胡乱鼓捣着不慎掉在地上，摔出了裂纹。为此，海姆楚格狠狠揍了一顿从未动过一个指头的儿子。然而，他总觉得这件事不是儿子的过错，而是自己在祖先面前造下了罪孽，经常痛苦自责。为了摆脱这种心灵的痛苦，他点香掌灯的次数也频繁了起来。

海姆楚格如是祈祷完，似乎感到自己的虔诚得到了一时的通达，松了一口气。他也为自己刚才藏匿的那个小木匣子不曾被贼寇偷盗而携带到了现在放宽了心。过去只是存放在冬营盘，从不带着游走原野草场。所以，那时候也不用担心丢失和损坏。可是，现在一切与以往大不相同了。让老汉心怀忐忑、产生疑虑的

① 纳线毛毡：为了好看和耐用，用驼毛线缝纳图案的毡子。

事情也越来越多了。

这是发生在可爱的夜莺欢唱山林、碧绿的草原葳蕤扬波的时候，夏营地的人家沿着达尔给延丘梁陆陆续续搬迁而来的事情。

海姆楚格一家按照一贯的老规矩依偎在额很宝拉格——阿给苏图的山麓斜坡，与其他人家保持着一定距离，选择一处台地搭建蒙古包，建立起了营盘。老汉每年先于别人来到这里夏营的原因，不仅在于能够尽情品尝额很宝拉格清澈纯净的泉水，自由享受台地的清风爽气，而且还因为这里接近山林，便于砍柴取薪，还可以随便放养畜群。跨着达尔给延丘梁星罗棋布地落座开来的夏营地的人家，装点着延绵起伏的沟谷地带，整个夏天看起来让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满目眺望滥觞自阿给苏图山涧，潏潏流淌的姚乐图河两岸翠绿的草丛上悠然游走的色彩斑斓的畜群和凹地那如同万千马队任缰驰骋一样气势磅礴的氤氲，可算是至高的人间幸福了。自古以来，人们把阿给苏图富庶的山峦拉开背部屏障，豪尔格^①岩石叠嶂的峰岭对峙西南边，由其中间姚乐图河汨汨流淌，自宝日嘎苏泰臂弯北岸至前面山坡涌起的这块骑马全速奔驰数里都不会有障碍的广袤大地，叫做达尔给延西热^②。

从阿给苏图浑圆山头纵情眺望夏营地人家，眼前洁白的蒙古包星罗棋布地展开，牛羊悠然游走，恰似绿松宝石台面上摆放了银碗，撒满五色珍珠玛瑙一样让人赏心悦目，给人以生活富绰的吉祥感觉。不知何人，曾在何时，在这个台地上纵马驰骋，可能突发奇想地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吧。在达尔给延西热南面对之而立的雄鬼高大的豪尔格罕山是个拥有无数神话故事的四方形的

① 豪尔格：地名，原意为柜橱。

② 达尔给延西热：地名，“西热”的原意为桌子，这里指平顶丘梁高地。

苍茫大山。据说，豪尔格罕山里有一百零八个洞穴。因为，那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存储，所以，上辈的人们将其命名为“豪尔格”也必有其由啊。将辛勤劳作获得的珍贵果实储存在“柜橱”里，再将盛满器皿的食品从“柜橱”里取出，摆放在“桌子”上，这是何等形象的富庶生活的表现啊。蒙古地方的大好山水是其民众分秒不可背离的生活之必然条件啊。

海姆楚格的家族是孛儿只斤^①氏，所以，被称作为金枝玉叶，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代又一代。据说，在成吉思汗时期，他们的祖先有个叫额儿吉格泰^②的大将军征战回回国，将其收于麾下，乘胜进兵，金戈铁马席卷亚美尼亚、沙俄荒原大漠，建立了丰功伟绩。海姆楚格将其引以为豪，并要求子嗣们也以此作为荣耀。为此，他时常魂牵梦绕于祖先浴血奋战的北方旷野，同时也为显示自己是大家门第，搬迁夏营地时总要占据水源地头。然而，这些已是过去的话题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过去的那份自豪和炫耀的成分越来越在减少，忧愁和痛楚的成分越来越在增多。海姆楚格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种魂牵梦绕的虚幻的自豪感了。他现在已经不得不承认冷酷无情的现实环境，但心中又有割舍不掉的东西。他醒悟到了这些后，生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暂时的解脱——逃避这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想法，占据了他大片心理空间。

要说为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海姆楚格的冬营盘正好坐落在这片营地的南部边缘。近年来他受够了居住南部边缘的祸害。甭说络绎不绝的、来历不明的人们不分昼夜地纷至沓来，就连去年准备盖房子用的檩子在他们搬到夏营盘的空当都不知了去向。正在他打听消息的时候，窃贼又破窗而入，盗走了他打算卖

① 孛儿只斤：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之姓氏。

② 额儿吉格泰：历史人物的名字。

给供销社的山羊绒，而且还像狗一样在炕上拉了一堆屎。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丢了东西还不算，被糟蹋了家，玷污了名声，老汉一气之下告到了旗里。但是，谁也没管这事。就在这时候仿佛是贼在说“你再告一回”一样，在大热的秋天，在野外把他家的一头肥牛宰杀后带走了。海姆楚格愤懑至极，诅咒了一阵世态的荒乱，知道也不会管什么用，就开始神经质地疑神疑鬼了起来。

庆幸藏匿在柜子下面坑道里的那个小木匣子没有遭劫，他合掌诵念阿弥陀佛了。只要这个木匣子在手，丢失了什么东西他都不屑一顾了。其实，对一个已经黄土掩埋了半截的人来说，大可不必这样为生活愁苦烦恼了。就是一个人看管着冬营盘清闲地生活也没人说他不可。说来说去，还是这个小木匣子让他牵肠挂肚，让他不得安心地闭上眼睛而折磨他到现在。在这个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乱世，与其说怕独自一人留在冬营盘丢掉老命，还不如说担心丢失这个小木匣子更为贴切。所以，一方面给儿子和儿媳打个帮手，另一方面为了保护那个小木匣子，他来到了夏营盘。

在刚来夏营盘的前一些日子里，一切都像想象的那样平静安和。但不知道为什么，海姆楚格心中总有一种不祥预兆的恐惧感。山野显得寂寥空蒙，就连水流舒缓的姚乐图河的哗哗的流淌声，也似乎在乘着阵风倾诉着什么，仿佛预示着凶多吉少的事情到了时候就会降临，给人一种坐卧不安的危机感。的确，那件事来得比他潜意识中的预感还要快了许多。

那事发生在搬到夏营盘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孟夏的骄阳由阿给苏图山头沉下，洒遍山川原野的橙黄色夕照渐渐被靛灰色的夜幕覆盖，天空缀满闪烁的星辰，万籁沉浸在了安详的夜韵中。海姆楚格的二十多头牛散卧在蒙古包的前后反刍着，百十来只羊舒坦地歇息在营盘上。任何声响都会穿透神秘的宁静安和的夜

色，如是覆盖了草原大地。时而从散布在达尔给延西热上的夏营地的人家那里传来狗吠声。浩特其和会拉嘎两条犬听闻着远处的动静淡淡地吠叫着，突然它们像看到了什么似的急促地吠叫着哀鸣起来。其他人家的狗也闻讯此起彼伏地连声吠叫起来。这急促的狗吠声给干完一天的活计刚刚开始吃晚饭的海姆楚格家带来了异常的紧张气氛。

“这是怎么了，孩子？疥子（狼的隐讳语）不会这么早就来吧？”海姆楚格侧耳倾听，用充满忧虑的目光看着儿子阿尤乐贵说。

“这帮臭痞子吃饱撑的乱嚎叫呢。”阿尤乐贵漫不经心地说着一心扑在饭菜上，显得很不太愉快。他似乎在盘算着与什么人的交易得失一样总是耷拉着个脸，不露一丝笑容。而且说的话也总是生硬而让人厌恶。外面的人看了还会觉得他对妻子，或者是对父亲态度蛮狠残暴呢。这家的那两个人已经习惯了他的性情，自然也就不会多想什么了。

“疥子来了狗也能对付得了吧。爸爸你就放心吃饭吧。把碗递给我。”儿媳心领神会地说。有了身孕，体态日渐显眼的儿媳的智慧如同她的人一样美丽清澈。不知是由于心软，还是诚实懦弱，什么事情都看着丈夫的脸色行动的这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在两代男人中间撮合着说的话，对海姆楚格没有产生多大的慰藉。他们家的这两条名犬可是个非常厉害的敢抓人的狗。它们有着曾经多次抓捕过潜伏进入营盘的野狼的历史。海姆楚格一辈子最喜欢好马和好狗。他仗着好马和好狗，被邻里间称为“高手海姆楚格”。他还常说：“好马、好狗比起赖人强多啦。”但奇怪的是儿子一点儿也没有随他，对他养的狗就像有仇似的总是恶狠狠地虐待打骂，让人费解。海姆楚格理解狗的意图比理解儿子的心思还要胜过一筹。

狗们的吠叫声越来越密集而急促，老汉及时地意识到了那吠

声里虽说显示着保护家园、迎战强敌的坚强意志，但是其中不免流露着惊恐畏惧的迹象。他看了看儿子和儿媳，把手中的碗推向火撑子边，右手托在铺设在右侧的生牛皮上，左手拄着膝盖“嗨”的一声站起来，取下挂在哈那头上的心坠布鲁^①掖在腰间推门走了出去。

“爸爸，饭还没吃……要不我出去看看……”儿媳几乎要拽住他的袍裾似的急忙提醒道。

“你是有孕在身的人，黑灯瞎火的干什么，孩子啊。回屋去。”说罢，海姆楚格在夜幕下朦朦胧胧地走远了。

站在父亲身后聆听了少许动静后，南斯乐玛折回屋里，用厌恶的目光瞥了一下阿尤乐贵，嗔怪说：

“你也有点儿太甚了。睁眼看着就让老人跑腿，怎么不出去看看呢。”

“人老了疑心就重了，这话不假啊。狼什么时候在这黑夜里袭击过营盘呢？刚刚放羊回来也不能消停地吃口饭茶。”他怒不可遏地将空碗重重地推给了妻子。

“念及爸爸的那颗苦心，你也该出去看看啊，又不是让你去守夜。”

“守夜的人去守夜是应该的吧。我跟了一天羊屁股还不够吗？你不要在那儿瞎咧咧，小心扯烂你的嘴唇。对了，把那酒瓶子递给我，身上有点儿发冷。”阿尤乐贵白了一眼妻子，命令似的说道。妻子脸上显现出鄙夷的神色，但再没有心思和他拌嘴，盛满饭递过去后，像既害怕拉响炸弹的导火线，而更畏惧顶过来的枪口一样，怯懦地慢慢拉开碗橱，用颤巍巍的手握住了她冒着让人浑身打颤的冷雨买回来的那瓶酒。就在这时，传来围绕着营盘的远处吠叫的家犬们突然开始哀鸣，出现了牛羊惊恐

① 布鲁：蒙古语，也作布鲁棒，木制的猎具，多用于投掷。心坠布鲁，即木棒前端挂有心形铅坠的狩猎用具。